

一座村庄的腊月简史

每一座村庄都有每一座村庄的历史，
每一页历史都在一巷巷屋檐下浓缩、延伸着。
虽然存放的岁月有长有短，经历的风雨也有多少差别，
却都传承着各自的烟火，沿袭着各自的生动。

王离湘
刘晓滨
著

香炉脚



一座村庄的腊月简史

香 炉 脚

王离湘

刘晓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炉脚：一座村庄的腊月简史 / 王离湘 刘晓滨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063-7915-1

I. ①香…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8127号

香炉脚：一座村庄的腊月简史

作 者：王离湘 刘晓滨

责任编辑：袁艺方

装帧设计：丁奔亮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00千

印 张：24.25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15-1

定 价：3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A

1

第一章

- | | |
|-------------|----|
| 1. 小道消息 | 4 |
| 2. 两位曾经的乡领导 | 7 |
| 3. 陆家桥的望归 | 13 |
| 4. 白鼬 | 18 |

第二章

- | | |
|---------------|----|
| 5. 牌局 | 26 |
| 6. 隔壁的门环响得不正常 | 28 |
| 7. 管月青、管月翠姐儿俩 | 36 |
| 8. 大七子 | 41 |

第三章

- | | |
|-------------|----|
| 9. 空炸了的弓 | 50 |
| 10. 青年俊彦陆尚智 | 54 |
| 11. 拜访曹玉田 | 59 |
| 12. 晴天霹雳 | 64 |

第四章

- | | |
|------------|----|
| 13. 孔媛媛 | 70 |
| 14. 过去的那一幕 | 76 |

15. 遇见了大七子	83
16. 品茶	88

第五章

17. 白色恐怖	95
18. 跟踪	102
19. 白鼬之舞	107
20. 真相	112

B

123

第六章

21. 零距离接触	126
22. 帅开文的动物园之一：最后的啼唤	135
23. 帅开文的动物园之二：双兔犁心	141
24. 帅开文的动物园之三：黄昏，猝遇黄鼠狼	147

第七章

25. 负气出走	154
26. 温情的松树山，静谧的松树山	160
27. 大七子上山	165
28. 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170

第八章

29. 茶杯飞了起来	175
30. 岁月的辫子	181
31. 自己是矛，自己为盾	186
32. 厥守百年的荒芜	192

第九章

- | | |
|-------------|-----|
| 33. 一棋盘的蒙太奇 | 199 |
| 34. 丑陋的展览 | 203 |
| 35. 对弈 | 209 |
| 36. 香炉脚 | 213 |

第十章

- | | |
|----------------------|-----|
| 37. 管月翠回来了 | 219 |
| 38. 言语不合 | 225 |
| 39. 宴席上 | 230 |
| 40. 帅开文的动物园之四：出去！出去？ | 239 |

C

247

第十一章

- | | |
|--------------|-----|
| 41. 会见胡克飞 | 250 |
| 42. 胡克飞的故事 | 256 |
| 43. 推心置腹 | 262 |
| 44. 生命里的风声雨声 | 268 |

第十二章

- | | |
|--------------------|-----|
| 45. 手机彩铃声终于响了 | 276 |
| 46. 许起杰提供的线索 | 281 |
| 47. 寻访袁子孀 | 287 |
| 48. 陆尚智是陆家桥放出的一只风筝 | 292 |

第十三章

49. 幸福花园凶杀案	299
50. 11·26 大案（一）	305
51. 11·26 大案（二）	311
52. 你们能住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318

第十四章

53. 召唤	325
54. 心灵的底色	331
55. 天使的哭泣	337
56. 道明真相	344

第十五章

57. 两个人的战争	352
58. 打开记忆的闸门	358
59. “您说的话真让人感动”	364
60. “抬起头，孩子”	370

D

378

A

每一座村庄都有每一座村庄的历史，每一页历史都在一巷巷屋檐下浓缩、延伸着。虽然存放的岁月有长有短，经历的风雨也有多少差别，却都传承着各自的烟火，沿袭着各自的生动。无论村庄盘错成何种形状，是细瘦成时断时续的羊拉屎状，抑或是耷拉出一嘟噜又一嘟噜臃肿的赘肉；无论是远远望去错落有致的比肩而立，抑或是像一片经霜的秋叶落进大山的皱褶里，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嘈嘈杂杂的鸡鸣鸭叫，以及岗头上掏空了的稻草堆、河滩边拉折了的棉柴垛……都会忍不住要告诉你一些什么，让你感动抑或让你嘘唏，让你额手称庆抑或让你的心里油然生出了一丝酸涩。村庄的历史静静地保存在一幢又一幢的房子里，每一幢房子都有每一幢房子的沧海桑田。无论是宽敞还是狭窄，是高高耸立还是低首俯就，打开来就是一部完整的村庄发展史，集中起来就是一辈又一辈含辛茹苦的蔚为大观。只有清一色新房的村庄没有历史，只有同色调旧房的村庄只有过去；贫穷的村庄不会因贫穷缺失了新屋的靓丽，富裕的村庄也不会因富裕灭绝了旧房的刺目。尽管毗邻而居错乱杂陈，却都占据着一席之地，盛放着各自的心满意足。人生过日子的场所谁能够忽略不计呢？男婚女嫁之际谁不想有个可心之处安置洞房花烛？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只有根深蒂固才会婆娑出风生水起的追求。这是农人对于生存底线的起码坚守，是累死累活的汗水流溢出的最终结晶。满载着蹉跎岁月的一幢又一幢房子就这样父传给子、子传给孙，

有的大屋变成了小屋，因此一分为二或二而化三，沦陷成了妯娌争争吵吵的理由，裂变成了彼此再也不愿推开的门；有的在衰竭中老化成了破败之相，连“五脏六腑”都被一一切割、分离。搜寻着每一幢房子延续的岁月，就打开了村庄绵延而来的历史。你会不无惊愕地发现，有那么几年许多村庄竟然连一幢新房都未能立起，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空白！甚至漫长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村中立起的新房也寥寥可数。沿着这寥寥可数循迹追踪，你会进一步发现，能造得起房屋的人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仗着田地以外的收入。比如身有一技之长的裁缝、木匠、铁匠、篾匠，比如摇着拨浪鼓沿街串巷喊出的那声“鸡毛鸭毛都拿来换洋火哦”的挑担货郎等等。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充满了寓意与暗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毕竟是把耕作放在第一位的，把耕作放在第一位的农人可以艰窘度日，可以不触摸奢望，却不可以疏远日常的必需。这种人人离不开、少不得的日常必需因此擦亮了脑筋活泛者的眼睛，找到了财富源源不绝的来路，于是，就有了偷偷摸摸的抢先占领、争先恐后的见缝插针，就产生了相对富裕的人家，就有了寥若晨星的新房崛起。少虽少矣，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昭示意义。

如今，每一座村庄的日子都程度不同地好了起来，每一幢新房的立起已不仅仅只是一锄头一锄头从泥土里刨出来的，一分钱一分钱从鸡屁股银行里攒出来的……檩椽的来源已五花八门，砖瓦的渠道已四通八达：进城出卖力气靠诚实劳动获取者有之，走南闯北沙里淘金抱得欢喜回的也有之，凭精明依能耐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有之，合伙经商、办企业拎来年年有余岁岁丰盈的也有之……每一幢房子的立起都是一个家庭收入的缩影，每一种缩影都是力贯腠理的匀速运动。层出不穷的房子就这样以细微的差别或巨大的差别在村庄屹立着，追趕着时代的潮流，响亮着时尚的跫音。超凡脱俗也好，其貌不扬也罢，每一幢房子对于营造它的人来说，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内在功能也是一样的，区别仅仅是空间的大小与外在的形状。村庄对于村庄里的人是屏蔽血脉的源泉，繁衍生息的场所，而进进出出的房子却是生存的支点，接壤的是历史，沿袭的是人生！

如果把村庄比做是一棵伟岸大树的话，那么，横排竖列的房子就是这棵大树派生出的枝叶，努力吸收营养、完成光合作用永远是这些枝叶们私下里的事，至于大树摇曳出何等的风姿、怎样的绰约，自然就在于枝繁叶茂的房子排列出的变化了。对于仍在老房子里居住，却心心念念换个条件更加优越、环境更为舒畅的人家来说，新房的立起，有时比材质的应用、设计的时尚尤为重要！

然游历其中的外人欣赏的却往往是这棵大树的外表，并不在意根须劲扎的深度。首先扑进眼帘的是传达直观信息的旁枝侧杈密织出的图形，是翠绿的叶片上亮出的历史天空。村庄的风景是由鳞次栉比的房屋组成的，鳞次栉比的房屋解说着过去、展示着今天、也演绎着未来。村人的现状在其中，曾经的过去在其中，许许多多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故事自然也在其中了。

如此一说身置其中的村人就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了？此言差矣！村庄里的人看待自己的村庄那更是一种味道，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愫。由此及彼，他们会听出每一幢房子发出的不同声音，这是村庄生生不息的声音。昨天毕竟有昨天的酸甜苦辣，今天也毕竟有今天的一言难尽哇！

第一章

1. 小道消息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小道消息流传、泛滥。有小道消息流传、泛滥的地方势必会衍生出许多光怪陆离的猜度、揣摩。

小道消息是浅水田里的蚂蟥。蚂蟥的种类很多，大的有油菜壳那么长，小的却圆如一粒油菜籽。色泽也迥然不同：既有暗绿色的，又有浅黄色的，甚至还有褐中透红、黑中间青的。但不管是何种颜色，有着怎样的形状，都是以勾搭为能事，视吸血为目的——只要感受到了水的波漾，嗅出了人体散发的气味，立即摇头摆尾翩跹而至，一翘一拱就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任尔防范得如何严密，是双腿套上了防咬袜，还是紫紫黄黄地在光洁的裸面上搽上了红汞、涂上了雄黄水，都阻止不了它们如影随形的跟踪，抵挡不了它们鬼魅样的偷偷攀附。变化万端的吸盘一经安置了固定，捻出了针尖状的颤齿便开始了无痛刺入，直到浑然不觉的人离水上岸，不知餍足的它才被迫中止了饕餮。纵然躲避不及被人生擒活捉，你又能拿它怎样呢？鞭笞、绞首、施之火刑？它无动于衷；剖开肚皮摊放在阳光下的石头上暴晒？它任你处置；即使抄起铁锹将它一铡成两、两剁为三，毋须多日，再生能力极强的它便又能各自蠕动了。本来只是一条的它，没准儿会因祸得福变成了器官完整的两条、三条哩！人类对于这种嗜血成性、从不出声的软体动物伤透了脑筋，怎么想方设法也难以拒绝它飘飘忽忽的造访，杜绝它神出鬼没的附着。而隐蔽性能更强，且无缝不钻、无孔不入的小道消息比起蚂蟥的纠缠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费尽心机将它抓住了，万般恼火地剥出了内脏、掏出了腔肠，没准儿这一掏一剥也惹出了新的麻烦、引发了新的事

端哩！

小道消息是深水凼里的小叶浮萍。这浮萍开初只不过是一星半点儿的绿色，就那么孤零零漂浮着，一任泥鳅钻出来拱它，小鱼伸出尖尖的嘴啄它，形形色色的水虿翻来覆去地戏弄它，稍有一点儿涟漪便沉没无定。但正是这一小点儿的漂泊无依、微不足道，忽然间就变成了筛箩大的一方、簸箕大的一片。浮萍的分蘖速度极快，繁殖率惊人，虽上不下不下没抓没挠，根须只有针尖窄细的一小绺白色，然而这一小绺白色却孕育着可怕的蔓延，预兆着即将的扩张。只要岸沿边伸来一叶衰草，凼里面有一根枯枝浮出，颠颠荡荡的它就与衰草、枯枝浑然一体了。早晨看它时还只是孤独的一粒碧绿，到了傍晚，四周围便出现了一粒粒芝麻大的碎屑，只需再过些时日，一凼的水色便被犬牙交错的簇拥覆盖。更为可怕的是，长出了这种浮萍的水凼从此就难以清除了：你以为将它捞干洗净了，可残存的叶片仍旧会生出根须，折断的根须仍旧会长出叶片；你发狠将凼水沥干，让窝底干涸、龟裂，然一有新水进入，它们很快又恢复了原状，而且蔓延的态势会更加迅猛——小道消息的茎叶很像是浮萍的茎叶，虽然外表并无一点儿共同之处，但诸如吸附能力强、沾水即生的内在特征却别无二致。小道消息一旦有了落足之处，不知不觉就分蘖出了一片片新叶。等到发现它是一种有害物质时，已经很难将其彻底根绝了。

小道消息是穿街过巷的风。这风有时候来势凶猛，呼啸得人心房发紧、头皮发麻、站不稳脚步，直以为天要塌、地要陷了；有时候却温情脉脉得像一只柔若无骨的手，不断地拿惬意抚摸你，用快慰迎合你；有时候呢，却像一只躲躲藏藏的兔子，就那么鬼鬼祟祟地在方寸之地迂回着，打扮了你的好奇，消解了你的无动于衷。不管这风是疾是徐，是长时间的嘶吼还是短时间的一掠而过，无一例外都被唾沫星子擦得锃亮，在舌尖儿上叠床架屋。反胃作呕抑或如饮甘霖，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把它当酒，它就醉人；你把它当作一泡狗屎，它就臭不可闻。有时，这风阴冷得像是从冰窟窿洞里钻出的，稍一触碰，有的脸颊上就绽开了一道血线般的口子；有时，这风又带着炙烤的声浪，迸溅了四散而开的火屑，有人的嘴唇上就应声长出了一只只血红色的燎泡。风一

样的小道消息刮出的理由也许很简单，但攻城略地卷扬起的满天沙尘就复杂得扑朔迷离了。小道消息尽管声势浩大、行踪诡秘，置之不理它就离你而去，敬而远之它就有也似无，倘若将信将疑呢，飘然而至中就难免风摆杨柳了。

小道消息与诽谤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小道消息是中性的，可能是是，也可能非；而诽谤则是贬义的，是也是非，非也是非。小道消息的内驱力是好奇，是穷形毕肖于有鼻子有眼的拱突与彰显。小道消息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是不便公开抑或还未公开的话题（因此，它是存在的附属品、不安的衍生物），它可以是黄梅季节里淅淅沥沥的雨，也可以是夏日撕裂天空的雷鸣电闪，甚至可以是只有一个朝向的涌流激浪。或许，有着各种内在因素的小道消息也是生活中的一味佐料吧。充满了矛盾碰撞、疙瘩纠结的生活酿造的滋味毕竟不是单一的味道哇！

庄户人家对待甚嚣尘上的小道消息能漠然处之的一律漠然处之，惊讶时虽不免随声附和几句，与己无涉时却也无关痛痒地表达一下关注。不管是否融会其中、究竟颠没颠覆真实大都并不反感。谁的心中有壅塞不想疏浚呢？谁的眼里负载谜团不想清晰一下视野呢？小道消息中总有一部分迎合了人的意愿，引发了持续解读的热情，提高了对真相了解的兴趣，稀释了平静制造的寡淡无味，鲜艳了结不出花蕾的严寒冬季。正是有了如此的接纳、吸收，才造就了小道消息的流传、泛滥。不管怎么说，小道消息虽然有捕风捉影、无限放大之嫌，却也并非都是凭空捏造、信口雌黄，它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实质往往具有匿名信的性质。不过，藏头露尾的匿名信是写给有关领导看的，揭发的只是某个人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满的只是对某类事件处理的不公，而小道消息则是传给懵然不知就里的人听的，既有着令自己大吃一惊的元素，又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因由。因此，小道消息又是表达沟通的平台、亲近心灵的渠道。目下，在陆家桥像转圈子风钻拱、蚂蟥般攀附、浮萍一样分蘖的小道消息就有好几种。譬如城里来的帅开文与离婚未离家的管月翠那种种夺人眼球的绯闻，由此引发的与前夫陆尚能之间一触即发的战火；譬如进城打工的孔媛媛今非昔比的摇身一变，相濡以沫的恋人陆尚智却莫名其妙地忽然沦落成了省城公安的抓捕对象、监控目标；譬如陈

家岗坟场一只白色黄鼠狼于银装素裹的雪野立上了坟尖叩拜四方叩拜出的耸人听闻，与其相对应的是三家村村民谢玉娥于夜静更深之际蓦然传出的那声丢魂失魄的尖叫……这些小道消息震撼着村人也错乱着村人，迷惘着村人也激动着村人，诸多无法测知的变数因此也就在咂嘴弄舌的猜度、屏蔽了背景的解构中有声有色地诞生了。

小道消息虽然无意掩饰一些什么，实实在在的生活却总是通过小道消息的流布有意要证实一些什么。

2. 两位曾经的乡领导

然而，生活太不可思议、也太无道理可讲了！你以为唾手可得的东西，却常常成了无法抓挠的风，就那么眼睁睁擦肩而过，倏忽间便不知了去向。直后悔没能栽下一棵树，立起风的形状，挂出摇枝弄叶的喧响。可抓住了风就能留得下风么？想一想又不免觉得沮丧。生活真是没头没脑又没记性，太过促狭，也太让人感到没面子了！你刻意疏远、着意不理的那个人，偏偏成了阳光下的影子，就那么长在了彼此的脚下，让你不能面对却不得不面对，不愿搭腔却不得不搭腔的同时，没话找话地虚与委蛇一番，在虚与委蛇中将心头的尴尬揉捏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陆雪仁现在感慨的是前者，而陆元盛生发的喟叹却属后者。

如果起弓归来的陆雪仁脚步不是那么的蹒跚，如果陆元盛晨练的疾走不是如此的足不沾地，两个人不可能前脚压后脚地恰好都赶到了这个点上。然而又一次的一无所获使得充满了悬念的弓连一点儿悬念也没有了，留下了出没足迹的白鼬在刚刚过去的夜晚又扔给了陆雪仁一个诡谲的谜、无法破译的梦，这谜一样无法破译的梦使得怏怏而归的他每一步都踏在白色的飘影里，踩在虚幻的云絮中，人就恍惚起来，机械、踯躅的走就显得忧心忡忡了；多年来的习惯使得陆元盛体内的生物钟一到清晨六时就铃声大作雄鸡一样地喔喔不止，撺掇他赶紧外出锻炼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只不过未挂靴时是围着乡政府慢跑，而现在却是绕村疾

走。围着乡政府慢跑与绕村疾走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围着乡政府慢跑是为了展示精力的旺盛、体力的充沛，绕村疾走就纯粹只是为了强健身体，抵抗衰老的日复一日地降临了，虽然性质不尽相同，心气儿却大相径庭。大相径庭的心气儿与大相径庭的心情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撞在了一起，在这寒风料峭的清晨，在这阒无人声的村口。

不愿搭腔却只能搭腔。你不愿搭腔的人是烙在你心头的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一种随时都能感觉到的撕裂般的疼痛；你却不一定是你不愿搭腔的人烙在心头的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一种随时都能感觉到的撕裂般的疼痛。岂止不是，你心里面的那块疤兴许还是对方一面亮闪闪的小圆镜哩！从这面亮闪闪的小圆镜里，你不愿搭腔的人看到的不仅是珠胎暗结的印渍，更是心头壅塞、板结的块垒。块垒的形状是时光隐滋暗洇描绘的地图，印渍的颜色却是岁月潜移默化濡染的结果！

打个招呼淡化不了什么也表明不了什么，心里面的东西对于上了点岁数的人来说，有时并非是靠面皮上的那点表情来单纯刻化、机械形容的。

“早哇！”

陆元盛旷达地扬手致意，顿住了快步疾走，缩回手时本能地掬在唇前哈了哈，并随之搓了搓。与其说是在强调早晨的气温太低，不如说是在掩饰心头生出的那几分不自在。

“嘿嘿，你也不迟嘛，转了好几个圈了吧？”头脑里幻象叠生的陆雪仁仿佛这才回过心神，蜻蜓点水似的在陆元盛宽大的脸膛上点了几眼，自嘲地抹了一下枯窄的稀眉上白霜一样结出的汗凌，没话找话说，“是哩，搓搓手、走几步就有暖和的味道了！”

陆元盛的嘴一哈、手一搓，他的这句话就自然而然被抻拽出来了。这里面当然有随声附和的成分，有感同身受的佐证：虽然刀子一样的风一阵一阵地往袖筒里钻，朝脖颈上刮，走了一路的他不也走出了热乎，走出了白霜一样挂出的汗滴了么？

“是呀，搓搓手，走几步路身子是暖和了，可心里暖不暖和就不是简单的搓搓手、走几步路就能够办到的了。”陆元盛不喜欢这个化虚为实的动作。陆雪仁的这个动作无疑将陆元盛心里的痒痒话撩拨得“咯吱

吱”叫了起来，就有了反唇相讥的欲望、借题发挥的冲动。只不过这略含嘲讽的挖苦、不无数落的揶揄，同样是以关切的外在形式表现的，

“老兄啊，我猜，你这一而再、再而三摸着黑地去、赶着早地回不仅是为了身上的暖和，恐怕更是为了心里的那种暖和吧？”

陆元盛的“猜”直截了当地撕开了表象，锋芒毕露地直达了内核。这“猜”既不是指此行目的，也不是指猎鼬本身，而是瞄准了他的出发点，他的不为人所知的潜在动机。

“身上嘛倒确实如你所说是暖和了，可应该觉出暖和的心里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呀！”假装未听出弦外之音的陆雪仁摇了摇锥形脑壳，轻描淡写地只肯作字面上的认领。他有他的用心，陆元盛有陆元盛的多心，只不过谁都不愿点破、也不能点破罢了。“下弓、起弓就好比不结果的花，粉粉艳艳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你觉得开出了袭人的香气，没看出也开出了我一脸的丧气吗！也是奇了怪了，明明是手拿把掐一下一个准儿的事儿，洞挖了，弓支了，白鼬也的的确确把弓触炸了，偏偏连一根白毛都没能褪下，偏偏就找不出它脱弓的任何理由！唉，只怕是人老喽，连应该看透的蹊跷也看不透了，无能呐！”他不无气馁地拍了拍挂在肩头上的那两张空弓，苦笑着长叹了一声。

“这不是你无能，是白鼬太刁钻、邪门，也太让人捉摸不透、拿捏不准了！”陆元盛拿大度宽慰他，用事理开导他，侃侃而谈的话语就显得很有几分内涵了，“乡间有谚：眼愁手不愁，手是好汉，眼呢，是癞蛋；又道是人比山高，脚比路长，再高的山不也踩在了人的脚下？再长的路不也被人走短了？别太看重结果了！收获是什么？收获其实也是一种充实，是自己对这种充实的认同度！纵然白鼬不上弓，该得到的你都不在下弓、起弓的过程中得到了么？起码，你对白鼬又多了几分新的认知，几分实实在在的了解！”

“你这是在为我鼓劲加油哩！”自愧不如的陆雪仁由衷地发出了赞美，“怪不得县委马书记总是夸你这张嘴好使，是个难得的人才哩！话说得就是有水平。再稀松平常的道理从你口中一出就有了分量，就有了钩深穷高的意味。啧啧，既通俗又透彻，既深刻又大气！”

陆雪仁赞美的时候，陆元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昏疲的眼神里倏

忽间钻出的些许雾霾，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话里面一语双关的成分。

“这个老滑头！”心下顿时炸开了一道缝隙，洇出了几丝隐隐的不快。只不过这不快并未浮现在脸上，而是由不得地从眼神里一滑而过罢了。陆元盛和陆雪仁的身份在陆家桥都很特殊，都是村人们高山仰止的人物。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土生土长，都不是陆家桥户口簿上的村民，都曾在外乡镇叱咤风云地当过一把手，卸任后又都回村过起了“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的田园日子。不同的是：陆雪仁是体体面面退休回来的，而陆元盛却是炭黑着脸提前三年离岗的。陆元盛的拥趸者们曾这样评价他们（当然，陆雪仁的拥趸者们大声宣扬的则与此正好相反）：论能力，陆元盛比陆雪仁强；论魄力，陆元盛比陆雪仁大；论水平，陆元盛比陆雪仁高。可结果呢，却偏偏掉了个个儿。陆雪仁在台上讲话不拿讲稿就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啰里啰唆得让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北；陆元盛在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剥茧抽丝剖蚌见珠抛撒的是一浪又一浪的舌灿莲花。可悲的是，陆雪仁资质平平的外表总被认为是胸有城府、含而不露的内外皆明；陆元盛犀利的言辞、机敏的谈吐却被贬为是不知能吃几碗干饭的有意显摆、故意卖弄。更为可悲的是，干什么都成事儿、一帆风顺的陆雪仁在任职的最后那几年没心没肺上的造纸厂、电镀厂后来都被勒令下马了，造成的污染至今仍遗患无穷，但创造出的效益却使当时的桐荫镇政绩频仍、一路飙升。而精明强干的陆元盛由于任职的最初几年追求长远，将污染列为发展的头号大敌，风光一时的项目该上偏偏顶着不上，延误了抢金夺银的绝佳时机，不幸遭遇羁绊，成了全县争议最多的乡镇一把手，不识时务地偏离了中心画面而被意想不到的掣肘梗阻，辉煌因此拒绝造访，轰轰烈烈因此不愿立足，没有显著效益填充的政绩当然平平，满脸都是愁云惨雾的陆元盛虽穷尽了脑汁大气磅礴地构思了泉水峪乡三年规划蓝图，不甘示弱地企图从根本上崛起。没承想时乖命蹇、造化弄人，集贸市场上爆竹地摊破天荒“轰”的一声炸响炸出了人命，将他的即将露出雏形的呕心沥血炸得灰飞烟灭！那一声惨烈的爆炸，不仅使直接责任工商所长丢了官，派出所长降了职，也使得负有间接领导责任的他由一把手降成了副职，随之卷起铺盖靠边稍息——提前三年离岗，颜面尽失地解甲归田，灰不溜秋地沦落成了陆雪